

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 进行到底

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

人 民 出 版 社



最高指示

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都有阶级性，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

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闻战线经历了和经历着极其剧烈的阶级斗争。

新闻事业，包括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统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们的宣传，影响着群众的思想情绪和政治方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新闻阵地领导权的严重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生死搏斗。

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早在二十年前，毛主席就指出：办好报纸，“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①在中国革命的长期阶级斗争中，毛主席提出了一条完整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按照这条路线，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必须成为无产阶

^①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

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武器。

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一贯仇视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他们代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疯狂推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把叛徒、特务、走资派安插到各个新闻单位中，妄图使新闻事业变成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在急风暴雨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报纸是各地各派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之一，几乎无一例外。经过斗争，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新闻界的代理人被揪出来了。他们所推行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遭到了可耻的破产。然而，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报纸领导权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因此，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进行彻底的清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为社会主义革命大喊大叫，还是 为实行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象一轮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民主革命基本结束，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

还在一九四八年四月，毛主席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这篇光辉著作中，就已经指出：“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因此，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工具，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必须为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

中国赫鲁晓夫极力反对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他胡说什么要“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①。他要求报纸为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就在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发表半年之后，中国赫鲁晓夫针锋相对地抛出了大毒草《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公然同毛主席的办报思想相对抗。

在这篇讲话中，他提出一个“为读者服务”的超阶级的资产阶级口号。他胡说道：“你们是为读者服务的，为看报的人服务的。看报的人说好，你们的工作就是作好了。”^②

“读者”是划分为阶级的。不同阶级的读者，决没有相同的爱憎。中国赫鲁晓夫要为之“服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读者”呢？翻一翻他在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

① 《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② 《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

二中全会之后的几次“讲演”，就十分清楚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刚刚开过，他立刻跑到天津去为资产阶级大声疾呼：“现在我们的报纸，在宣传上对自由资产阶级连第四位也没有，重点不是团结，而是打击，这也是不妥当的。”^①他大声疾呼：“在宣传上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地位”^②！

五月，他在北京又愤愤不平地说：报纸上“每天都是工人们的好消息，但和资本家就不好，没有登他们的好消息。”^③他卖力地替资本家“请命”：“资本家反映说我们的报纸不好，我说的确有点不大好，我也承认这个错误，我们的报纸是有一点偏向的，以后应该采取：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④！

八月，他又跑到东北操着资本家的腔调说：“资本家感觉到平时说对我们很好，但是报上就说我们坏，工人的好事登报，资本家的坏事登报。”^⑤

中国赫鲁晓夫是多么卖力地一而再、再而三地

① 《对天津工作的初次意见》，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八日。

② 《对天津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③ 《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

④ 《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

⑤ 《在东北局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资产阶级的地位而拚命叫喊啊！这个资产阶级的头号代理人，他所谓的“读者”，不是别的，正是他的主子资产阶级！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了资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有了资本主义的地位，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地位。中国赫鲁晓夫为资本家在报纸上争“地位”，正是为了推翻无产阶级的领导，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果然，电台里播出了美化中国赫鲁晓夫的好朋友、天津大资本家宋棐卿的通讯《我的梦实现了！》报纸上登出了公开叫嚣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的黑社论《为华北农民生活的富裕而奋斗》，登出了“勤劳发家，生产致富”，“要发家，种棉花”等鼓吹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口号。

资本家得意忘形了，地主富农眉开眼笑了：他们的代理人给他们送来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好消息”！

中国赫鲁晓夫的“是非”、“好坏”，是很鲜明的。他看到我们的报纸“偏向”无产阶级，“偏向”社会主义，就大为不满；资本家皱了一下眉头，他就赶忙去承认“错误”，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真是一条资本家的忠实走狗！而那些走狗的走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

之流，还居然提出“我们党的报刊应适应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个阶级的需要”，并且下令各级党报“都不必公开宣传是中共机关报，也不必说是政府机关报，只称某地某报即可。”^①为了讨资本家的喜欢，为了顺顺利利地把党的新闻事业变成实行资本主义的工具，他们干得是何等的彻底，连共产党的牌子都不要了。真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毛主席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②中国赫鲁晓夫反其道而行之，极力要使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开倒车，把它变成阻挡社会主义潮流、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工具。但是，“新要阻挡随流的机会主义者虽越几乎到处都有，潮就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落在胜利地前流，把一切绊脚石都在自己的后头。”^③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冲破走资派的重重阻拦而迅猛前进了。

① 旧中宣部《关于今后各级党报名义不要公开宣传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② 《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

③ 毛泽东：《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

中国赫鲁晓夫的自由化方针 和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一九五六年，正当我国经济战线上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趁着苏共“二十大”以后现代修正主义大出笼、大泛滥的机会，妄图从政治上反攻倒算，重新夺回他们已失去的阵地。这时候，中国赫鲁晓夫以为“变天”的气候已到，在五、六月间的短短二十几天内，连续三次召集新闻界一小撮走资派，下达黑指示，制定黑纲领，以便控制新闻工具，为他复辟资本主义摇旗呐喊。

中国赫鲁晓夫的三次讲话，又臭又长，谬论百出，驳不胜驳。总其一点，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赤裸裸地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全国右派的猖狂进攻鸣锣开道。这里，只把其中的主要三条拿来示众：

一曰：“新华社做国家通讯社好，还是当老百姓好。我看，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好”^①。为什么呢？他气急败坏地嚷道：“现在什么东西都变为官办，连农业

① 《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合作社也成为官办的”，新华社应该“民办”，“不要老是强调官方身份，更不要把自己束缚得死死的”。^①“官办”者，即无产阶级专政。中国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使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受到“束缚”，要求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自由”。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都有阶级性，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②新闻事业一定要受一定阶级的领导或曰“束缚”，所谓不受“束缚”的新闻事业是根本不存在的。不受无产阶级的束缚，就受资产阶级的束缚，二者必居其一，当今世界上哪里有什么超阶级的根纸呢？

资产阶级早就标榜他们的根纸是“民间”的，是“从党派中摆脱出来”，“不受党派关系的约束”^③的。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些挂着“民”字招牌的报纸，仍旧只能充当某一党派、某一财团的工具。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什么“民办”，什么“当老百姓”，也统统不过是幌子，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自由”，夺“权利”，要求解除“束缚”的一种手段。可见，所谓“民办”，就是

① 《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二次指示》，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九日。

② 《接见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部分新闻出版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

③ 约斯特：《新闻学原理》。

取消无产阶级的领导，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一句话，就是资产阶级。

二曰：“外国记者强调他们的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是他们的口号。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那末，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你看，中国赫鲁晓夫这个十足的洋奴，对“外国”资产阶级记者佩服得五体投地，竟然要无产阶级报纸全盘照搬“他们的口号”。

新闻是有阶级性、党派性的，超阶级的“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资产阶级报纸为了欺骗人民，维持本阶级的罪恶统治，一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客观事实任意歪曲，对革命人民横加诬蔑，哪有什么“客观”“真实”“公正”可言！那些“客观”“真实”“公正”之类动听的言词，不过是用来掩盖它们为资产阶级服务、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几片肮脏的遮羞布！

无产阶级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无产阶级的新闻就是要反映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要求，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无产阶级记者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不但能够认识客观

① 《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且敢于在新闻报道中揭示这种本质和规律。只有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中国赫鲁晓夫妄图以资产阶级的“客观”“真实”“公正”的口号取代无产阶级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胡说什么：“现在的新闻报道有偏向——只讲好的，有片而性。应该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要把（资本主义国家）那里人家说我们好的和骂我们的东西都加以报道”①，“不仅对帝国主义讲真话，而且对共产党的错误也讲真话”②。这一番貌似“不偏不倚”的说教，恰恰是符合一小撮反动派的利益，只能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所欢迎。嘴上说不要立场，实际上自己的屁股却同无产阶级的敌人坐在一条板凳上。所谓“客观”“公正”云云，原来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三曰：报纸上“应该有几种不同的意见。这个地方就是‘百家争鸣’。”③应当指出，在人民内部，我们是允许不同的意见在报纸上进行自由讨论的，“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教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后。”④但是，对于一切反动派，则必须

①③ 《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② 《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二次指示》，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九日。

④ 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按语，一九五五年。

实行舆论一律，不许他们发表“不同的意见”，不给他们一点自由。列宁说得好：“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形形色色的观点的简单堆砌。把反地，我们将本着严正的明确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①。无产阶级的报纸，必须旗帜鲜明地同形形色色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阶级、反动流派、反动思潮作斗争，不进行这种斗争，无产阶级报纸就会丧失自己革命的灵魂。

中国赫鲁晓夫以偷天换日的手法，抹杀“百家争鸣”的革命方针的阶级内容，妄图用什么“几种不同的意见”取而代之。正如毛主席一再指出的，所谓“百家”，实为两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各一家。一张报纸的政治倾向，归级到底，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见，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见；不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宣传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中国赫鲁晓夫甚至扬言：新华社“以开放为好”，“我主张开放”^②；“报纸可以自由主义一些”^③。很清楚，他所鼓吹的“应该有几种不同的意见”，正是为了使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开放”出来，自由泛滥，不许马克思列宁主义、

① 《〈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一九〇〇年九月。

② 《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③ 《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二次指示》，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九日。

毛泽东思想有发言权。

这就是中国赫鲁晓夫所制定的一整套向资产阶级“开放”的、自由化的修正主义办报方针。对于这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妖风，毛主席屡次给予迎头痛击。一九五七年五月间，毛主席对党内这种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作了一次集中的揭露和批判。毛主席指出：“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资产阶级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需的但不超过经济中的领导、计划和集权。他们在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结成联盟，事如一贯。”^①

正是中国赫鲁晓夫的一整套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针，成了新闻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资产阶级右派篡夺无产阶级新闻阵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总行动纲领，成了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动员令。

中国赫鲁晓夫三次讲话不久，经过反革命修正主

^①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

义分子邓拓、吴冷西、梅益之流的具体策划，报纸、广播、通讯社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改版”或“改革”。他们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工具，改成“公共的武器”、“社会的言论机关”^①，以便“让不同见解的人”都能“发表不同的意见”^②。新闻界的右派分子，也一个个如同疯狗一般地狂吠。他们咒骂党报是“官报”，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处”；他们要“增办非党报纸”，说什么“应该把同人报纸变成报纸的民主党派”，甚至叫嚷“社会主义下的报纸可以唱对台戏，可以小骂大帮忙”^③。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新闻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与资产阶级右派结成了同盟军，他们篡夺某些报纸的领导权，利用新闻阵地向社会主义举行猖狂进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那位鼎鼎大名的右派分子徐铸成把持的旧《文汇报》。这家很合乎中国赫鲁晓夫口味的，自称是“文人论政”、“论政而不参政”的“超然”的“民办”的报纸，一九五七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它挂起中国赫鲁晓夫那个“客观”“公正”的招牌，大量报道违反事

① 《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改版社论《致读者》。

② 梅益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六日在第四次全国广播会议上的发言。

③ 以上均见一九五七年五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

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反动言论，大量采用反动编排，呼风唤雨，推涛作浪，妄图造成天下大乱，以便整垮共产党，由资产阶级右派取而代之。无数事实说明，一九五七年新闻界乌云乱翻，其源盖出于一九五六年中国赫鲁晓夫的三次讲话。

毛主席从一开始就看出，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一九五七年初，毛主席在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科学地、系统地、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提出了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以及正确处理这两类矛盾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提出了无产阶级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伟大革命方针。毛主席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坚定地指出：“**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①“**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蛇，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蛇掉。**”^②可是，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邓拓，竟然在党报上封锁毛主席的声音，拒不宣传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党

①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②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

的政策秘密起来；但却听任某些被资产阶级右派把持的非党报纸作歪曲宣传，以保护毒草不在报上暴露，干扰和破坏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伟大斗争。对此，毛主席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评，指出：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党传工作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登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错误的政策秘密起来？这报有鬼，鬼在什么政方？过去说是书生办策，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策，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①

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阴谋诡计，终究是徒劳的。这年七月一日，毛主席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了重要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主席在这篇光辉文献及一系列有关的指示中，高度概括了一九五七年我国政治思想战线（特别是新闻界）两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尖锐而深刻地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一整套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针，横扫了新闻界的妖氛迷雾。那些嚣张一时的右派鬼蜮，在毛泽东思想强大的革命威力下遭到了覆灭。

^① 一九五七年四月对《人民日报》的批评。